

指文® 士兵系列 012

普鲁士之战

苏德战争

BATTLEGROUND PRUSSIA

★ 1944-1945 ★

有血有肉的历史传奇，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
席卷苏德士兵与平民、交织正义与复仇的残酷较量

原著：【英】普里特·巴塔

翻译：小小冰人



中国长安出版社

 指文图书®

普鲁士之战

—— 苏德战争 ——

BATTLEGROUND PRUSSIA

—— ★ 1944-1945 ★ ——

有血有肉的历史传奇，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
席卷苏德士兵与平民、交织正义与复仇的残酷较量

原著：【英】普里特·巴塔

翻译：小小冰人

 中国长安出版社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0, by Osprey Publishing Ltd, Midland House, West Way, Botley, Oxford OX2 0PH.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2 Prit Buttar. This translation of Battleground Prussi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sprey Publishing Lt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3）第24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鲁士之战：1944～1945 / (英) 巴塔著；小小冰人译. --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107-0908-1

I. ①普… II. ①巴… ②小…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史料-1944～1945 IV.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3950号

普鲁士之战：1944-1945

【英】普里特·巴塔 著 小小冰人 译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印张：32

字数：480千字

版本：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908-1

定价：89.8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BATTLEGROUND PRUSSIA

THE ASSAULT ON GERMANY'S
EASTERN FRONT 1944-45

鸣 谢

写作本书的构想源自与一位老妇偶然的交谈，她告诉我她过去在东普鲁士的生活，以及1945年逃离故土的情况。我要感谢格蕾特尔·卡顿为我介绍了二战中这段几乎已被遗忘的历史。

写作过程中，许多人为我提供了帮助。好友戴维·C·克拉克的热情相助令我难以逐一详述，另外还有汤姆·霍利亨、约翰·马尔霍兰和尤安·弗格森，他们不辞辛劳地阅读了我写出的各种草稿。道格拉斯·纳什和戴维·格兰茨的鼓励令我深表感激，我还要感谢菲·拉什布鲁克，他让我对当地的地理和气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两个二战网站（“轴心国历史论坛”和“原野灰”）同样功不可没，他们是我获取信息和鼓励的来源。网站里的扬-亨德里克·温德勒和迈克尔·米勒多次为我提供了慷慨的帮助。

我的经纪人罗伯特·达德利将我介绍给出版界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另外还有“鱼鹰”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杰奎琳·米切尔、乔恩·杰克逊和艾米莉·赫尔姆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原始手稿变为了更加像样的东西。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要感谢家人多年来对我痴迷于这一项目的忍受，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我可能早已中途放弃。

普里特·巴塔

序 言

听我更坦白地说吧：
我已经很公平地衡量过，
我们用兵可能引起的祸害是些什么，
我们所遭受的冤苦是些什么，
结果我发现，
我们的苦楚比我们的罪过重得多。

——威廉·莎士比亚¹

本书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发生在东北欧的故事。欧洲大陆旧秩序会在战争结束后得到重建的希望在这几个月里彻底泯灭。一场战争刚刚结束，新的冷战随即拉开帷幕，并主宰这个世界近半个世纪之久。具体地说，本书描述的是1944年和1945年，苏军攻入东、西普鲁士的故事。这场战斗与东线激烈战事的任何一个阶段同样艰巨，永久地改变了欧洲的版图。战役造成欧洲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迁移，战火平息前，史上最惨烈的五起海难已有三起在这里发生，遇难人数约为17 000人。但在英语国度中，发生在德国东北部的这些战事依然不为人所知。

西方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最后一年的描述多是些重大事件：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艰苦的战斗；美军最终达成突破，并将成千上万名德军士兵包围在法莱斯；巴黎获得令人欢欣鼓舞的解放；较为低调但同样重要的时刻是，德军被逐出法国的其他地区以及比利时。西线盟军为夺取莱茵河上的桥头堡而在阿纳姆遭遇到损失惨重的失败后，这个故事便进入到德军在阿登山区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势。此后便是盟军一连串的胜利：渡过莱茵河、包围鲁尔区、德国最终战败。即便提及欧洲战区的其他战事，通

常也只是说一说苏联红军在1945年4月对柏林的总攻。

与西欧战事相比，东线的战斗更加激烈、更加残酷、席卷的地域更大、投入的兵力更多、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也更为严重。交战双方对待战俘和平民的方式，即便在当时也令人震惊，与海牙和日内瓦公约所体现的西方观点截然不同。东线战事不仅仅是一场领土野心或战略利益的战争，从一开始，它就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是人类未来两种不相容的愿景间的一种冲撞。东线战事中，执行最可怕的任务的那些人，被他们的敌人描述为残暴的杀手，这进一步激发起双方间的仇恨和意识形态差异。可是，对绝大多数普通士兵来说，这场战争与其他战争没什么不同。他们投入战斗是因为他们被征入来回奔波数百公里的大军中，不得不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爱国主义的驱使，东线战事的前半部是苏军士兵，后半部则是德国士兵，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舍生忘死，让祖国免遭残暴无情的敌人的蹂躏。尽管这种因素也存在于西线，但那里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不会将战争的可怕和残暴推至与东线同样的高度上。德国和苏联的精神世界也跟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这两个国家多年来一直受到极权统治，整整一代德国人、两代苏联人成长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他们被剥夺了获得客观新闻报道的权利，并被鼓励相信他们的体制比其他国家更为优越。这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被彻底摧毁。

战争爆发的原因很多。希特勒入侵波兰和苏联是为了获取领土、消灭共产主义，而他燃起对法国和英国的战火则是为了腾出手来从事东线战争。斯大林对希特勒宣战是被德国1941年的入侵所迫，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位苏联领导人当时正考虑对德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苏联的观点看来，最初的生存之战已渐渐变为一场复仇和征服：苏联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必须在领土方面获得补偿，另外，欧洲的版图也需要重新加以绘制，从而确保苏联国土不会再遭到战争的摧残。鉴于斯大林过去对待本国人民的记录，他完全不考虑这一政策的后果将导致数百万波兰人和德国人流离失所也就不足为奇了。

东线战争这一最后阶段的受害者是东、西普鲁士的平民，他们面临着一场可怕的磨难，要么冒着严寒设法逃离，要么落入作为征服者的苏联红军手中。尽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忠诚的纳粹分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在战前投票支持过国家社会主义者，但如果把纳粹德国的罪行都归咎于他们，那

就错了。他们并不比承受着美军空袭东京的苦难，或在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本百姓更加有罪。德国国防军和苏联红军中的士兵目睹了，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实施了可怕的暴行。确定他们犯下的罪行是个困难的问题。我们有幸生活在民主国家，可以自由地获取信息，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不断受到鼓励去质疑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因此，我们有时候未免低估了三十年代德国和苏联对其公民实施控制的紧密程度。另一点被我们忘却的是：就在我们指责种族主义是纳粹党人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当时的美国军队里仍在实施种族隔离，而大英帝国仍拒绝允许大批非白人国家获得独立。

随着战争的结束，正义已被批评为“胜利者的正义”。许多德国人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受到了惩罚，但更多的有罪者却得以逃脱。在普鲁士战役中犯下罪行而受到指控的苏联人，就算有，也寥寥无几。1945年后的岁月里，双方都试图将自己塑造为受害者——即便承认自己的罪行，也是为了给对方施加更大的压力。

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追究责任。战争确实很恐怖，它会驱使人们做出可怕的行径。尽管二战期间的暴行规模庞大，但在过去的冲突中也曾发生过。事实上，就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的欧洲，南斯拉夫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解体时，我们也曾目睹过此类暴行。本书的目的仅仅是描述苏联红军到达德国边境时发生的事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情厮杀。这些战役的结果决定了东北欧战后的版图，真正的意义只是在铁幕落下后才变得清晰起来。

CONTENTS

目录

引：斯拉夫人与条顿人	1
第一章 弗里茨和伊万	25
第二章 梅梅尔	49
第三章 内梅尔斯多夫	81
第四章 最后一个圣诞节	103
第五章 纸牌屋——庞大的一月攻势	123
第六章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普雷格尔河	147
第七章 罗科索夫斯基到达海滨	173
第八章 东普鲁士被包围	209
第九章 汉尼拔—波罗的海地区开始疏散	233
第十章 地狱里的天堂和波美拉尼亚的陷落	253
第十一章 恶魔与深海之间的海利根拜尔	297
第十二章 柯尼斯堡	315
第十三章 但泽	353
第十四章 最后的命令	397
第十五章 漫漫归乡路	443

引：斯拉夫人与条顿人

波兰应被视为一个殖民地；
波兰人应成为大德意志帝国的奴隶。

——汉斯·弗兰克¹

1934年时，格蕾特尔·多斯特还是个小姑娘，居住在东普鲁士的德国省，柯尼斯堡（Königsberg）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施泰因村（Friedrichstein）。童年岁月里，她最难忘的一个日子是奥古斯特·卡尔·登霍夫伯爵（几个世纪来，他的家族一直住在弗里德里希施泰因的庄园里）的女儿玛丽昂·登霍夫参观了她在所在的学校。这位年轻贵族的美貌令多斯特感到震惊，她暗下决心，如果自己将来有个女儿，她会给她取名为玛丽昂。战争结束后，玛丽昂·登霍夫记述了自己逃离东普鲁士的经历，在该书的序言中，她以一幅生动的画面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故乡：

这是一本关于背井离乡的书。离开了我青春时期的那些景象：广袤的天空遮蔽着辽阔的田野，简朴的村落，鹅卵石，宅前花园里的向日葵，道路上的鹅，还有那些美妙的道路，换作西部任何一处，这些道路上都将挤满汽车。也离开了

引：斯拉夫人与条顿人 ·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一个被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决定生活节奏的依然是季节：牛群在夏季牧场上吃草，乌云覆盖着空阔的麦茬地，春季北飞的雁群发出鸣叫，秋季树林中传出松鸡的啼鸣，冬季森林里的雪地上留下狐狸的足迹。²

这幅田园诗般的画面隐藏了某些无情的真相。掌握着大部分土地的容克贵族家庭（他们当中产生德国军官的比例相当高）都是些传统的保守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不愿接受现代化事物。因此，他们的农场在与德国西部富饶土地的竞争中苦苦挣扎。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这片深具田园风格、极为传统的土地，注定要在一个严酷的寒冬成为整个战争期间最血腥的战场之一。苏联红军对待普鲁士平民的残暴令人震惊，但这种可怕的收割的种子早已孕育了多年。

自从条顿骑士团于1226年到达这片地区后，东普鲁士一直是德国领土，至少从性质上来说是这样。这片向北远至里加的地区脱离斯拉夫人的领土，成为了德国人的定居地。勃兰登堡和波兰的统治者，在条顿武士团赶来前，都曾拥有过迅速获得发展的但泽镇（Danzig）。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一直存有争议，他们通常在战场上对此加以解决。各个社区间的宗教差异（大多数普鲁士德国人成为了新教徒，而波兰人依然信奉天主教，东面的俄国人则是东正教徒）成了种族融合的巨大障碍，并维系着对1525年建立的普鲁士公国的一种认同感。1618年，霍亨索伦家族继承了普鲁士公国，并使其重心向德国省偏移。霍亨索伦家族拥有的土地，大部分位于维斯瓦河西面，尽管他们的集体财产通常被称为普鲁士领土，但原先的普鲁士现在被渐渐称为“东普鲁士”。

1701年，普鲁士公国成为一个王国。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就是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中展开与法国人、俄国人和瑞典人的厮杀；腓特烈大帝获得英国和资源微弱的汉诺威的支持，但他发现自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普鲁士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军事才能，但到1761年底，普鲁士被敌人消灭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了。1762年年初，俄国的伊丽莎白女皇去世，战争的转折点就此到来。女皇的继任者彼得三世并不仇视普鲁士，他与腓特烈大帝签订和平条约。瑞典人也退出了反普鲁士联盟。腓特

烈大帝对奥地利人发起进攻，于1762年7月在布克斯多夫击败对方。短短几个月，普鲁士转败为胜，1945年最暗淡的日子里，希特勒的脑海中不断浮现起这段历史往事。

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厄施泰特战役中被法国大败，被迫加入拿破仑对付英国的“大陆封锁体系”。1812年，冯·约克将军指挥着普鲁士的一个军构成了拿破仑侵俄大军的北翼，但很快，普鲁士人便请求这位指挥官反抗拿破仑，改换立场。冯·约克询问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意见，却只得到“见机行事”的指示。面对命令与良心间的冲突，冯·约克一次次犹豫着，最终决定转而抗击拿破仑。直到弥留之际，他仍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种良心上的挣扎对后一代普鲁士军官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是否应该继续服从以元首的名义下达的命令，他们对此纠结不已。

1870年，普鲁士（现在由国王威廉一世统治）卷入到与法国的战争中。战争结束前，威廉被说服（多少有点违背他的意愿），成为了德国统一后的皇帝。威廉生性简朴，很少脱下身上的军装。如果有一个词能总结这位典型普鲁士人的品质，那就是几乎无法翻译的“nüchternheit”，这是一种结合了节制、朴素、俭省的生活方式。他的另外一些品质，在欧洲其他地方或受到钦佩或遭到嘲笑，这就是强烈的责任感和坦然面对牺牲的意愿；波茨坦的驻军教堂是普鲁士人最重要的精神家园，那里的一台钟琴演奏着一首著名的歌曲：“忠诚与正直，至死不渝。”³

威廉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统治了很短一段时间便死于癌症，接替他的是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在位期间，大多数普鲁士传统美德被一场挥霍无度的暴风雪卷离德国首都。一方面，这可能是都市化的柏林与政治权力高层之间出现裂痕的开始，另一方面则是与德国军队的不和，这支军队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这支军队的军官团）依然保持着普鲁士化。德皇退位，德国再次备战时，这些分歧将再度浮出水面。

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一个多世纪来，这个国家一直遭到强大邻国的分割）获得重建，部分原因是法国人看到了以亲法国家包围德国的政治优势，以此防范德国再次对法国发起进攻。关于波兰边境以及居住在这些边境内不同种族居民的问题随之出现。遭受占领的那些岁月并未

能消除波兰文化，相反，居住着大批德国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大片土地将被划归新波兰。波兰的西部和南部边界由战胜国决定。波兰将获得进入波罗的海沿岸的一条通道，但重要的城市但泽，将成为一个“自由市”，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座城市一直被冠以这个名称。波兰人对此的应对是在但泽北面修建起一座新港口，并取名为“格丁尼亚”。这座城市白手起家，但到三十年代中期，它已成为波罗的海上最繁忙的港口。而但泽市，与周围的乡村相比具有一种更明显的德国身份，现在却发现自己遭到孤立。

波兰的北面伫立着东普鲁士。其南部省份马祖里亚（Masuria）是一片布满湖泊和森林的地区，居住在这里大多是波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地区组织了一场全民公投，原指望居民们会投票赞成加入波兰，从而进一步削弱德国。但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大多数居住在马祖里亚的波兰人投票要求继续留在德国。

不过，波兰边境真正的难题在东面。波兰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列宁的军队后，双方于1921年签署的《里加合约》使波兰获得了一大片原属于苏联和乌克兰的土地。波兰东部的这片新领土上居住着大量俄国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很少。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曾建议按照一条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停战分界线划分边界，这条分界线远在《里加和约》边境线的西面，尽管这个建议被接受，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条分界线的问题又在不同阶段带着细微但却重要的变化反复出现。

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三个参与其中的主要国家都对这种安排不太满意。令德国愤慨的是，他们被迫将原属于西普鲁士的省份划给波兰，这使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他地区之间丧失了陆地连接。波兰人不满的是，他们没能控制但泽。俄国人气愤的是，他们遭受了牺牲，波兰人却获得了更多的领土。但泽市保留着强烈的德国身份认同感，尽管周边的乡村都是波兰居民。波兰也面临着相当大的难题，境内的非波兰居民非常多——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乌克兰人、犹太人和德国人。另外，西里西亚的波兰部分和前西普鲁士的局势一直很紧张，在那里居多数的德国人对成为波兰的一部分深感不满。

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其他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对前普鲁士公国影响甚微，也许是因为这里缺乏推动其他地区获得进步的矿石和煤炭。另外，东普

鲁士的孤立导致了持续的不确定性：她是否能长期属于德国？这也成为金融投资者的一个障碍。柯尼斯堡和埃尔宾（Elbing）这些城市是重工业之乡，特别是与造船业相关，但东普鲁士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却因为该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生活方式，在这几十年里变化不大。他们靠的是国家财政补贴，没有这种扶持，东普鲁士的农业经济就将崩溃，当地地主们支持德意志国家人民党（DNVP），该党秉承的是反社会主义政策，并支持所谓的“基督教价值观和德国家庭生活”。不过，尽管东普鲁士相对较为贫穷，并因为与德国其他地区缺乏一条陆地连接而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公和隔离感，但国社党的崛起却没能造成太大的影响。1928年5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获得的选票不到1%，他们在德国其他地区的表现也很糟糕。当地的党组织混乱不堪，缺乏领导，希特勒决定，必须对此采取措施。与此同时，该党在鲁尔区却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几名强有力的领导者相持不下，都试图打压对方，以便让自己攫夺权力。为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希特勒命令鲁尔区的一名党领导，埃里希·科赫，去接管东普鲁士的党组织。科赫离开鲁尔区，结束了有可能造成纳粹党分裂的内讧，另外，科赫近乎无限的自信和能量也为东普鲁士士气低落的党领导们带去了深受欢迎的振奋。

科赫出生于鲁尔区的埃伯菲尔德（Elberfeld），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前线服役，但在前线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和平时期他在铁路上工作所学会的电报技术派上了用场。由于身患疾病，他在一所军医院里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利用这段经历编造出一个在前线服役并身负重伤的故事。战争结束后，他积极参与了多项准军事活动，其中包括在萨尔区反抗法国占领的一次命运多舛的尝试，这一经历令他产生了一种观点：魏玛共和国太过孱弱，无法有效地领导德国。科赫是纳粹党最早的信徒之一，尽管起初他并不完全赞同希特勒的某些观点，例如“种族优越性”等。他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出任东普鲁士大区区长的任命，因为这能使他的政治野心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也能让他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

在东普鲁士，科赫设立起一个错综复杂的“黑账户”，从而对相当数量的资金加以转移。今天已无法确定这些资金的确切数额，而它们的最终去向依然是个谜。这个办法也被用于创建“埃里希·科赫协会”，表面上，该机构是

为了帮助实现产业化，并组织年轻的东普鲁士党员们接受培训。但实际上，它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商业机构，在工商业界的许多公司里拥有利益，这些公司的经理和受益者大多与科赫有着密切的关系。部分公司是在相当可疑的情况下获得的，有时候是在它们的前主人犯了些微不足道的罪行而遭到逮捕和监禁后。尽管这种伎俩在纳粹党大区领袖中司空见惯，但科赫却因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肆无忌惮而名声大噪。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对该协会的资源加以利用，于1938年搬入柯尼斯堡附近、该协会拥有的弗里德里希堡庄园中。不过，他也相当谨慎，不让自己卷入到该协会更加可疑的事务中，宁愿把工作交给该协会的经理布鲁诺·楚巴。

到三十年代初，DNVP已是一支影响力不断下降的力量，并与纳粹党暂时组成同盟，后者迅速使其黯然失色，并将之取代。东普鲁士的其他政治党派很少在大城镇外活动。由于东普鲁士的生活本质广泛扎根于农村，因此，这些政党未能与相当大一批选民保持联系，科赫和他的副手们则不然，他们一天召开几次会议，孜孜不倦地商讨形势，以确保自己耳聪目明。《凡尔赛条约》使东普鲁士的公民们认为自己处在危险的孤立状态，因而对纳粹党徒们要求将梅梅尔（Memel）和波兰走廊归还德国的刺耳呼吁持欢迎态度。国社党人在1928年只获得1%的选票，但193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7.1%。

尽管东普鲁士获得了农业补贴，但其经济依然脆弱，不仅仅是因为该省隔离于德国其他地区。失业仍是个主要问题，科赫和纳粹党能否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对科赫来说幸运的是，东普鲁士的失业率不像德国其他地区那么严重，另外，他还能利用他跟希特勒与戈林的良好关系，确保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几个大项目，因而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一些城镇失业问题。更有效的办法是对失业数据加以无情的篡改，创造出这个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的假象，以至于东普鲁士被推举为德国其他地区的榜样。尽管如此，波兰人进入波罗的海狭窄的陆地走廊，现在越来越成为波兰与德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就像但泽引发的问题那样。

但泽是最后一座支持纳粹党的城市之一。1927年，该市的议会选举中，120个席位，纳粹党只获得了一个。有一段时间，科赫想把但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从而增加他的个人权力，但希特勒却另有打算。首先，他开除了当地

的党内高级官员，1930年，戈林两次赶赴但泽发表重要讲话，并试图将当地不同的派别团结起来，返回慕尼黑后，他建议希特勒，应该给但泽派去个新人。他推荐的人选是阿尔伯特·福斯特。

福斯特是菲尔特镇（Fürth）一名狱政官的儿子，该镇位于巴伐利亚北部被称为“法兰克尼亚”的地区。他的早期生活乏善可陈，在学校的成绩相当糟糕，多花了两年才完成基础教育。菲尔特镇居住着大批事业有成的犹太人，相对贫穷的福斯特迅速对身边富裕的犹太家庭产生了怨恨，他成为纳粹党早期而又充满热情的党员。他被证明是一个极具能力的组织者和演说家，成了整个法兰克尼亚地区迅速崛起的党组织的负责人。因此，他是派往但泽的一个理想人选。

福斯特于1930年10月到达但泽，他发现这座城市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对当地人来说，这个问题远比席卷德国本土的政治风暴重要得多。拿着希特勒批准他全权负责当地党组织的授权书，福斯特积极投入到正在进行的选举活动中。接下来的几年，他负责的党组织优势日趋明显：1930年11月，纳粹党在新改组的但泽人民议会的72个席位中占据了12个，声望大振，并成为少数党政府的一个联盟伙伴；1933年5月，他们在但泽赢得了占绝对多数的38个席位；1935年4月，这个数字增加到43个。

纳粹党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他党派一直遭到暴力手段的大肆破坏。福斯特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作为少数派联盟的一名成员，他创办了一个公共工程项目，解决了该市40 000名失业者的就业问题。另外，但泽市的德国居民越来越感觉到，他们获得繁荣发展的希望是重归德意志帝国，并将纳粹党视为实现这一目标最有力的手段。

但泽的变化令波兰人越来越不满，他们意识到，无论但泽的国际地位如何，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像是德国的一部分。事实上，福斯特在1936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宣称：“今天的但泽已跟德国没什么两样，很快将彻底属于德国。可以肯定，人们会提及条约。但条约只是一张可以被撕毁的纸。”⁴

科赫与福斯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赫尔曼·劳施宁在被福斯特赶走前曾短暂地担任过但泽议会的议长，他后来写了本书，在书中评论了福斯特不及科赫之处，并将这两人描述为“纳粹党内的齐格弗里德和哈根”。⁵